

说心 境 既要保持钝感,也要充分敏感

“曲艺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”,采访中,杨婷频频对羊城晚报记者感叹。回望来路,“第一次登台、第一次上电视、第一次下部队、第一次得奖……”无数个“第一次”见证了杨婷一步一脚印地成长。她认为:“艺术从业者的心一定要定,才能耐得住寂寞,练得好基本功,传承好技艺。”

羊城晚报:从业22年来,有哪几个节点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?

杨婷:太多了……第一次登台、第一次上电视、第一次得奖等等。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电视时还很小,懵懵懂懂、带着一定会挨骂的念头去的,那时我和杨曼在一个音乐类曲艺节目里,一人演红灯一人演绿灯。后来,广东电视台把节目播出来,全家人都兴奋不已,觉得我俩是“上过电视的大明星了”,杨倩和杨苗的妈妈顺势就把他俩也送来学艺,这才有了我们“四小杨”。

羊城晚报:2008年,你参军入伍。其实从2000年开始,你便连续21年跟随原战士歌舞团下部队慰问演出。那是一种什么体验?

杨婷:下部队演出的演出量是比较大的,每下一次部队大概是20天,早上演一场,下午演一场,晚上还要演一场,一天三场,我们得带着几大箱乐器,还得自己搭台。一年时间里,我大概能演120场。

我记得有年在海南慰问演出,气温实在太高了,我们的脸上都直接爆皮,衣服没有一天能全干,全被汗水浸得湿透透的。

羊城晚报:很多曲艺大家都借助影视平台大放异彩,从业多年,你从没想过走多栖发展的道路吗?

杨婷:是的,曲艺难就在它不是一下就出来的,是用时间和精力磨出来的,你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耕耘艺术。你可以接商演维系自己的生存,有了资金财力支持才有条件创作更好的作品,但没有“以艺为先”的思想支柱支撑着自己也是不行的,心境不能不纯。

羊城晚报:就是“既要有钝感,也要敏感”?

杨婷:对的,曲艺难就在它不是一下就出来的,是用时间和精力磨出来的,你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耕耘艺术。你可以接商演维系自己的生存,有了资金财力支持才有条件创作更好的作品,但没有“以艺为先”的思想支柱支撑着自己也是不行的,心境不能不纯。

羊城晚报:所以,你们就是尽量把受众基数做大,能不能出人才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?

杨婷:确实是这样,尽管政府、文联、曲协、文化馆等各方非常支持,也采取了很多措施,但培养下一代的任务仍是特别紧要 and 紧迫的,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,可以完全胜过旧时的方法。现在也少有人愿意把自家儿女从小交到曲艺这一条路上,但曲艺演员好就好在“越老越吃香”,有才学能吃苦、对行有热爱的孩子还是应该勇敢追梦。

羊城晚报:你觉得杨子春、史琳二位老师给你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?

杨婷:教会我做人做事,先做人再做事。爷爷有一句话“为活而活,没辙找辙”,还有“拳头永远是拳头,单指永远没有它重”,运用到曲艺里就是要综合发展,不能只会一项。在他眼里,我们不能比别人苦得多,但未来收获的幸福也会多。

羊城晚报:如今,你对曲艺这个行当最大的心愿是什么?

杨婷:我希望它遍地开花。曲艺在北方大受欢迎,在广东相对小众。将来,希望能创作更好的艺术作品回馈观众,也希望北方曲艺在南方开出更美的花朵。

羊城晚报:你接受曲艺教育方法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旧模式了吗?在曲艺传承方面,探索出一条完善的新路了吗?

杨婷:有关!放不开你就演不出来。我先生是很斯文的一个人,谈恋爱的时候,他来看我排练。那天刚好我在演一个日本鬼子,头发盘起来、穿个衬衫、贴个胡子,还有很多夸张戏谑的唱腔……就是一个地道的丑角。当时他在台下,但我也得甩开膀子演起来啊,不放开就没效果。那天,爷爷表扬我了:“当着对象的面也敢这样撒开了演出来,真棒!”

独家专访

「90后」广东曲艺金花再摘「牡丹」 杨婷:从艺路上心定心纯 期待曲艺花开岭南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邓晓妍

近日,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惠民演出在江苏宿迁举办,广州市文化馆“一团火”曲艺创作基地演员杨婷凭借节目《梦想成真》喜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。而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夺得这一奖项,早在2008年,杨婷参演的《中国娃娃爱曲艺》节目,便摘得了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。2014年,杨婷参演的曲韵串烧《年味儿》还曾登上央视马年春晚。

日前,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这朵“90后”曲艺金花,听杨婷回忆了自己20多年的从艺路、介绍了身后同气连枝的曲艺大家庭,讲述自身对于曲艺艺术的见解以及对曲艺传承的期待。

忆波折 患病写遗书,排练仍不懈

“宝剑锋从磨砺出”,尽管有爷爷奶奶的哺育和兄弟姐妹的相扶相助。从艺路上,杨婷经受的磨砺并不少,由于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繁重的演出任务,杨婷常年受到颈椎疼痛的困扰。在20多岁花一般的年华里还面临患上乳腺肿瘤的风险,“当时我从90多斤瘦到74斤,一阵大风就能把我刮倒。其间,我一度把遗书都写好了”。

羊城晚报:从艺路上,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?

杨婷:生病。可能是因为经年累月起负荷的排练和演出,我的颈椎常年不好。23岁那年,我的乳腺又出了问题,疼痛肿胀到感觉像要爆开了,内里又硬得跟石头一样,怀疑是得了恶性肿瘤。当时,我从奶奶那都会肯定我们,说“这是你们从小努力得来的”。

羊城晚报:再摘“牡丹”后,你的新目标是什么?

杨婷:我期望我们一家八口能一起创作一部大型曲艺剧。我们一家八口都得过“牡丹奖”等重磅奖项,创作和演出的实力是很过硬的。

一睁眼就练功。

羊城晚报:这种军事化的学艺日子,过了多久?

杨婷:直到2016年,我跟爱人结婚才结束宿舍集体生活。事实上,直到现在我们的宿舍都还保留着,我们排练的集合点叫3701,是部队分配给爷爷的一间老房子。我们所有的创作灵感都出自那里。直到现在,一有创作任务,大家还是小鸟回巢一样,“3701集合”!

羊城晚报:你们日常要练哪些功?

杨婷:练语言、练唱、练形体、练舞蹈。舞蹈我们要练踢踏舞、民族舞、街舞;唱类要练单弦、西河大鼓、梅花大鼓、京韵大鼓、河南坠子……很多曲种;还要练乐器,二胡、四胡、椰胡、三弦、八角鼓、快板、云板、铜板……都得学,都得掌握。

羊城晚报:所以,曲艺家得首先是一个杂家。

杨婷:对,先是杂家,博采众长,广泛涉猎。再各门都钻,然后做到各项都专。

羊城晚报:之后就千里迢迢来了广州?你小小年纪心里不打鼓吗?

杨婷:不怕是不可能的,当时条件不好,家里人也送了我,就我一个人跟着爷爷来。送我上车时,我爸哭得不行,他最疼我,舍不得我。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,一路上还特别晕车。到了广州见到奶奶史琳(杨子春夫人),她后来回忆起见到我的第一印象,“张嘴只能看到一排牙”。太黑了,哈哈。

羊城晚报:学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?

杨婷:就是一切服从指挥,听从安排。基本上,每天就是练功、吃饭、学习、睡觉。爷爷奶奶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,架山膀一错就罚下腰,要不然就罚走圆场。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天天就是练,大清早五点半



逗笑、逗乐与“四小杨”先后入伍参军



“四小杨”童年演出照



杨婷在舞台上颇放得开

是援藏驻村干部的故事,立意比较高。其次,形式上的亮点是反串,我要演一个藏族老阿叔。反串自然是有难度的,声音、形体都要特别留意进入角色当中,还要唱得地道。此外,整个表演过程需要自弹自唱,还要加入表演,既考验动作的协调性,也考验跟其他演员的默契,确实挺不容易的。

羊城晚报:排练和筹备的过程顺利吗?最大的挑战在哪里?

杨婷:《梦想成真》最初是爷爷去西藏采风时写的。参赛前,为了保证内容的时效性,我们又进行了升级润色:在前前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所有的词都推翻,所有的唱腔都推翻,所有的表演形式、排位都推翻……再加上我还有其他活动要忙,整个人处于快被逼疯的状态。过程中,我也有过放弃的念头,心想“为什么要这样折腾自己?新人奖太难了,全国就五个,怎么就轮到头上?”但是后来,凭着一股不服气、不甘心的劲儿,我坚持了下来。

羊城晚报:得奖之后,家人有跟你说什么吗?

杨婷:就是说“恭喜”,大家既有平常心,又觉得很激动、兴奋、来之不易。每得一个奖,爷爷奶奶都会肯定我们,说“这是你们从小努力得来的”。

羊城晚报:从艺这么多年,你认为哪几个作品可以称得上你的代表作?在你眼中,一个好的作品要满足哪几个标准?

杨婷:《中国娃娃爱曲艺》《八面春风唱辉煌》《科学发展颂英雄》和《一波三折》,包括这次获奖的《梦想成真》都是很好的作品。第一,观众要觉得好;第二,思想高度要高,要符合时代;第三,故事性要好,内容抓人;第四,表现形式要新颖,还必须很接地气。

羊城晚报:再摘“牡丹”后,你的新目标是什么?

杨婷:我期望我们一家八口能一起创作一部大型曲艺剧。我们一家八口都得过“牡丹奖”等重磅奖项,创作和演出的实力是很过硬的。

羊城晚报:从你本人的角度来看,获奖作品《梦想成真》的哪些亮点打动了评委?

杨婷:首先,内容上讲述的



获奖作品《梦想成真》剧照,杨婷饰演藏族老阿叔

学艺路 妈妈当伯乐,十岁广州学艺

杨婷出生在河北,因从小热爱表演,又因家族里出了两位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杨子春、史琳,小小年纪便南下广州学艺。随后二十多年时间里,杨婷与两位哥哥逗笑、逗乐,三位姐妹杨曼、杨苗、杨倩一同学艺,一同成长,拥有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基础、共同从艺经历为联结的曲艺大家庭。

羊城晚报:你从何时开始学习曲艺?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?

杨婷:2000年,我10岁时开始正式学艺。当时在老家河北的农村上学,我妈妈觉得我热爱“人来疯”,喜欢唱唱跳跳,可以试试演艺这个行业。恰巧身在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爷爷杨子春回老家探亲,我妈就去学校把我逮了回来,给我换了条裙子,让我表演了个下腰,唱了一段、跳了一段。爷爷看后觉得我是块材料,就答应了。

羊城晚报:之后就千里迢迢来了广州?你小小年纪心里不打鼓吗?

杨婷:不怕是不可能的,当时条件不好,家里人也送了我,就我一个人跟着爷爷来。送我上车时,我爸哭得不行,他最疼我,舍不得我。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,一路上还特别晕车。到了广州见到奶奶史琳(杨子春夫人),她后来回忆起见到我的第一印象,“张嘴只能看到一排牙”。太黑了,哈哈。

羊城晚报:学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?

杨婷:就是一切服从指挥,听从安排。基本上,每天就是练功、吃饭、学习、睡觉。爷爷奶奶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,架山膀一错就罚下腰,要不然就罚走圆场。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天天就是练,大清早五点半

拿新 奖 反串老阿叔,再摘“牡丹”

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、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,每两年评选一届。经过20多年的发展,现已成为中国曲艺界最重要的奖项和文化盛事,是无数曲艺人为之奋斗的“明珠”。本届牡丹奖共收到报送节目472个,数量为历届之最。能够脱颖而出,杨婷直言感恩和兴奋:“大家群策群力,才又摘得一朵‘牡丹花’,我的内心很感恩。”

羊城晚报:小时候想家怎么办?会有叛逆、不想干了的时候吗?

杨婷:每天晚上都会想,除了哭,也没其他办法。天南地北大老远,我一个小孩,没有钱也不会买票,也没有办法跑去哪儿。

羊城晚报:所以学艺对你来说,一开始就是一条没法回头的路?

杨婷:真的是没有办法回头,但是练得越久,自己也会越喜欢,也能感觉到爷爷奶奶的含辛茹苦。渐渐地,也会觉得曲艺是我的精神支柱。

羊城晚报:除了苦,学艺路上,有啥温馨有趣的事情?

杨婷: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了一家人。当时我们“四小杨”四个女孩住一个房间,都姓杨,房间就叫“羊圈”。哥哥们住另外一屋,那时逗笑逗乐都比较胖,一米八的大高个有两百斤,他们的房间就叫“猪屋”,哈哈。

羊城晚报:2008年,就曾凭借《中国娃娃爱曲艺》摘得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,此次再获新人奖,你心里会有不同的感触吗?

杨婷:新人奖是个人奖项,对表演者的要求很高,能得此奖,我自己是很激动的。我今年已经32岁了,能在超龄前达成这个心愿,确实很难得。还有,我看了获奖名单,基本上每位获奖者都有很长的艺龄,这也再次提醒我,对于曲艺人来说,基本功要坚实,要把根在舞台上扎牢。

羊城晚报:从你本人的角度来看,获奖作品《梦想成真》的哪些亮点打动了评委?

杨婷:首先,内容上讲述的